

榆钱与榆米

在一次比较奢侈的宴会上,吃过一次榆钱,凉拌的,看上去没经过“秘制”处理,也不需要多少作料,价格却比桌上所有的青菜都昂贵。这使我有有点吃惊。我每年都要吃上个把月的榆钱,每顿饭都可以大碗吃的榆钱,真的如此值钱吗?

于是,我在当时产生过一个强烈的想法:立即到乡下去,领上一群会爬树的半大孩子,把村头榆树上的榆钱全都捋下来,运进城市,卖给这样的饭店!当然,也就是这样一想而已。我知道这样的“商机”,不属于我这样的人。

榆钱应该算是美食,应该无疑议。但现在人们认可的美食只是嫩榆钱。它保持鲜嫩的时间很短,不过几天就老了。从嫩到老,也不过一星期吧?然而,那老了的榆钱也是可以吃的,而且也是美味。



我与妻子每年都要采榆钱,而且一般都是采两次或三次。第一次采嫩的,凉拌,做汤,蒸了吃,都行。隔几天再去采,就是比较老的,老的更适宜加一点儿面粉蒸了吃。第二次如果去得比较迟,或者隔几天去,榆钱就已经由绿泛黄,肚子也鼓了起来,有了半成米。这时的榆钱,已经不宜当菜吃,而是可以当粮吃了。因为它已经有了

“粮食”,有了嚼头儿。所以,这时的榆钱更适宜做成窝窝头。如果在面粉中加一点儿豆面,再加一点儿葱花和姜末,适量加些盐,那窝窝头儿的味道就更美了。

接下来,如果还想吃榆钱,就只能吃“榆米”了。榆米,也就是榆钱老了之后长成的榆树种子。有谁吃过榆米吗?估计吃过的人不是太多,尤其是年轻人,大概都没吃过。我也有五六十年没有吃过了。关于“榆米”的记忆,是在大饥荒年代。榆钱老了,落在地上,被风吹着到处翻滚,最后堆积到低洼处或墙根下。现在大概都被环卫工人打扫走了。而在我的少年时代,人们却会把它们扫起来,捡去柴草杂物,收拾干净,搓一搓,洗一洗,淘出来就成了榆米。榆米可以用来做粥,用来蒸窝窝头儿,味道都不错。即使是生着

吃,像吃瓜子,只是嚼起来黏黏的,也别有味道。

记忆中的榆米很珍贵,舍不得单独蒸成窝窝头儿,而是掺在野菜里。野菜多而榆米少,榆米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香。

记忆中的好东西,并不一定真的好。记忆中的香东西,也不一定真的香。原因大概在于:在常年不见肉味的日子里,肉就特别香;在常年吃不到白面的时候,白面就特别香;在常年吃糠咽菜的年月,杂合面也会特别香;在连糠菜也没有的时候,草根和树皮也会特别香。

像我这个年纪的人,经历比较多,记忆也很特别。一些记忆中很香很香的东西,后来再去尝,却往往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。人的味蕾是容易叛变的,并不能坚守原来的感觉。这是我吃过几种记忆中的美食之后得出的经验。 李新宇/文

享受打球的快乐

记得我读书的时候,很喜欢打篮球,但我买不起一双昂贵的篮球鞋。看到和自己一起打篮球的同学都穿着名牌球鞋时,我深深感受到骨子里的那种自卑。

当和那些家境良好的同学打球的时候,我非常不自信。我怕他们看到我穿着一双普通的鞋子,更怕他们嘲笑我家境贫寒,根本买不起一双好球鞋。所以,我不敢让自己成为他们关

注的焦点,抢球、投球的时候,都非常不自信,球也打得很不好。

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,直到有一天,发生了一件事情。

我们班有个家境比我还差的同学,我看到他穿着一双很破的鞋子,在篮球场上健步如飞,潇洒又自信。他投球中了就开怀大笑,抢球失误就努力追回来,从没有因为穿着一双破鞋子就自卑或逊色半分。那场

篮球赛,根本没人注意到他穿的什么鞋子,更没人注意到他家境如何,大家只关心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情:家境好不好和能不能打好篮球,完全是两码事。我不能因为穿着一双普通的鞋子就不敢去打篮球,而应是即便穿着一双不好看的鞋子,依然能够在篮球场上畅快地挥汗如



雨、全力付出,并且感到快乐。

所以,真正的自信是什么?是坦然接受自己可能在某方面不如别人,但不会因此而不安。

桌子先生/文

不说早晚

过年时,家里来了亲戚,爱人的大姐和小妹两家。

说“小妹”其实也不小了,过完年就45岁了,只是还像小孩般少定力,做事没耐心。这些年,她和妹夫一直打工,打的是真正的“短工”——总换地方,稍不合意就炒老板鱿鱼。好在需要人手的方多,也经得起她折腾。小妹一开口就是这样那样的遗憾。

“还是没有眼光,要是多年前咱自己开个店,也就不需要恹恹惶惶地给人打工了,还得天天看人的眉高眼低……”

“前几年着手弄,绝对赚大钱了,现在大家都弄,狼多肉少,都赚不了多少……都怪自家脑子反应慢,没有前后眼。干啥都比人慢几拍,人家吃完肉,连汤都喝干净了,轮到咱就是舔碟子,有啥油水……”

一直沉默的姐夫终于听不下去

了,开了口:“不要老拿早晚说事!你记下,多早都不早,多晚都不晚。咱就是普通人,在咱前面做得好的人多了去了,也总有人在咱后面才准备折腾。普通人做事,不考虑早晚,着手弄,你就只想自己咋弄,咋弄才能弄好,好到跟别人就是有点儿不一样,那你就把事情干成了。”

姐夫因昔日家境所迫,没上多少学。这些年,他在城里搞装修,做事认真又精巧,装修过的每户每家几乎都成了他手底下活计的形象代言。他在陕西省宝鸡市这样的小城一待就是十多年,一直都是活多得做不完,大家宁愿排队等着他来做。自然,大姐家的日子也过得比周围的人好得多。

不说早晚,认定干啥,就一门儿心思做到最好,早晚都会与众不同。

张亚凌/文

被删

作为记者,我迄今采访过300多人。日前因为有事求证,我给其中一位发了一条微信,不料瞬间跳出一条让我吃惊的消息:“你还不是他(她)的朋友,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,对方通过后,方能聊天。”

之所以觉得吃惊,是因为对方竟然把我删了。我曾花了很大的精力采访并刊发了他的先进事迹,且我从未得罪过他,却莫名被他删了。

当我把这件事说给同事们听时,他们都表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。他

们之所以删除我们,一种是误删,要清理不联系的人;另一种是故意删除,觉得以后不会再打交道,也不想再跟我们有联系。无论是哪种情况,都显示出我们在他们心中并不重要,是我们高看了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。

深入想一想,便释然了:人生可能本该如此,被别人删或删别人,都属正常,没有人需要永远待在别人的通讯录里,也没有人永远被别人需要,有友好的交际,便好。

立新/文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国文明网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